



我已不在地坛 地坛在我

陈冬馨

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找,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史铁生 21 岁瘫痪,59 岁离世,38 年的光阴里,疾病缠身。他的一生,都在与死亡搏斗,他曾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他曾多次想自杀,却又坚强地活了下来,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若有逗留北京半天的时间,我总会浮现脑海一个念头——只要去地坛公园就满足了。长久以来,每遇到人生瓶颈期,一想到地坛就会安定下来。脑海里他摇着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在这儿呆坐张望或是睡了又醒。我可以看一眼这里门壁上淡褪的朱红,古殿檐头被剥蚀的琉璃,去嗅一嗅这里是不是还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或者试图去弄清一个无措的灵魂,是如何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我读史铁生,从第一本《我与地坛》到第二本《务虚笔记》只用了一天,却用了很多年重温反复;从《合欢树》到《病隙碎笔》,我自己也从儿时的无畏无惧走到了人生路口的迷茫苦痛。这些文字是真正向死而生的箴言,我每每读起都热泪盈眶,他的文字有生命质朴的力量,让我在生命的幽暗中触摸到光。

他曾写过:“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无法外出的日子,史铁生疯也似地阅读,不停地写作,用力地推开宿命的大门。

他写出这样的句子——
但是太阳,
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

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

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在《山顶上的传说》中,史铁生这样说:“上帝给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如果注定有人倒运,那么还是让我来吧,没有谁能比我应付得更好了。”在我认为生命灰暗的那段时间里,他深厚的文字在说,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他因不解而痛苦,因疯狂而沉沦,但最终,他将无法展翅的悲感淬炼成对生活轰轰烈烈的热爱。当厄运再次降临,1998 年,瘫痪的史铁生,又得了尿毒症,从此一生只能插着尿管,随身带着尿壶,且必须依赖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隔日一次透析,一周三次,每次 4 个半小时,剩下的时间,每天也就能写两三个小时。“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而为人,终难免苦若无主,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厚学博文,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位置。

在《病隙碎笔》里,他说:“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

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才明白端坐的日子多么晴朗。后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的时光。终于明白,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有可能要加上一个‘更’字。”在他的文字里,我常常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他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他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大幕。

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因而史铁生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我太爱他的散文哲思,曾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反复抄写背诵下来。而今,我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晚间骑着电车回职工宿舍的路上,也会感受到岁月星辰随着加速的风被我甩在身后,那是一种迫切又迟疑的忧伤,这时又听见史铁生的言语拂过耳畔——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找,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重又看见了路。

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鱼生

徐志军

如果你和壮族老乡连续喝上两顿酒,第二天,老乡会豪气地说,明天再来喝,请你吃鱼生。

鱼生就是生鱼片,但鱼必须是河里的新鲜黑鱼、草鱼和鲢鱼等。虽然日本刺身全球知名,但据说,曾经有一位日本知名料理大师慕名来到广西,看到广西鱼生师傅做的鱼生工序,在品尝完这道名菜后,大呼:啊!这才是真正的鱼生料理。与日本刺身相比,“乡土”的广西鱼生随和些,老乡家中、街边排档、高档酒楼都能吃到。

不知道为什么,壮乡人的美食总是离不开一个“生”字。壮乡人做的白切鸡七八分成熟,骨头里血凝却不外流,为上品,吃上一口鲜嫩无比。鱼生则干脆就是生的,现杀现宰,直接上席。贵客上门,吃鸡;朋友来访,上鱼生。请你吃鱼生,就是把你当兄弟了。

去广西当兵前,我看过科普宣传片,知道吃鱼生不卫生,因为生鱼片有寄生虫,所以我对鱼生还是敬而远之。酒席上,老乡边喝酒边吃鱼生,大快朵颐,我却不敢下一筷子。

制作鱼生很费时间。老乡请你吃鱼生,那么一般下午

三点就要开始准备了。鱼生在制作上与刺身的最大差别在于鱼生是切片直接上盘的,甚至在将鱼宰杀的时候都先去用水冲洗,只是用清水洗得十分干净的毛巾将鱼上污物小心擦拭,据说这样是为了避免水冲掉鱼的原味,省略了鱼片和水接触这个环节,鱼肉也要干爽一些。鱼片切得很薄,晶莹剔透的,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关键是在配料上,鱼生可谓是大手笔,其配料和酱料几乎不下 20 种:柠檬丝、洋葱丝、姜丝、指天椒、蒜米、花生碎、薄荷等还有好多不知名草药,全靠一刀刀切出来。酱料则是熟油、盐、豉油……令人眼花缭乱。做一盘鱼片,起码要耗费个把小时。

我第一次吃鱼生,是在 2005 年 9 月,我要告别广西转业回浙江了。战友给我送行,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来盘鱼生吧,不然在广西待了十几年,不吃一次鱼生也太遗憾了。心想,别人冒死吃河豚,咱也学下,明知有寄生虫,偏爱吃鱼生。吃盘鱼生,倒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吃出些许悲壮来了。战友点了鱼生,鱼片切得薄如蝉翼,鱼肉的肌肤纹理,纤毫毕现。我记得我夹一大把生鲜猛料,包一片鱼生,闭着眼睛,狠狠

地咬一口,香辣酸鲜,浓香冲鼻,嗅觉震撼,味蕾大受刺激,顿时口舌生津,喷涌而出,牙齿不禁狂嚼,只觉得浓香满口,齿颊留香。配上一口桂林三花酒,真是人间美味。出于对寄生虫的畏惧,我不敢多吃,小尝几口后,就强忍自己不去看那盘鱼生。但鱼生的美味,却烙在脑海里了。回到老家,我也曾去过料理店,点过生鱼刺身吃,但味道确实不能和广西鱼生相比,只能让我更怀念广西鱼生。

2017 年 7 月,我带着妻儿重返广西。21 年后,回到了我生活战斗过的通信连,四处观看,连队变化不大,墙脚那堆大石块不见了,我熟悉的战友也不见了,心里空空的,有一种极度的失落。我带妻儿在广西边境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地方,如友谊关、德天瀑布、北海银滩和浦寨边贸点……在浦寨边贸点(昔日的雷区),我没有跟她们提我在排雷队的故事,我知道她们是不会懂的,也不会感兴趣,她们的兴趣是越南美食。行程很短,七天后,我们回到南宁,要回浙江了,战友饯行,问我想吃什么?我说还是来盘鱼生吧!战友又问,你不怕寄生虫了?我说怕,但这是广西的味道,焉能不吃!



明德惟馨 方华君 书

福岭山纪游

姚鸿源

福岭山高林蔽天,
白云深处有人烟。
淙淙涧水鸣琴曲,
隐隐岩楼映日妍。
闻道当年鏖战处,
青松翠竹怒冲冠。
残阳如血野花笑,
捷报频传山水欢。
高山村口设关隘,
牧童佯装手执鞭。
吆喝牛跑暗报信,
红星闪闪绿林巅。
运筹帷幄小楼间,

如豆油灯夜不眠。
小小窗口观寰宇,
星星之火正燎原。
通山门外郁葱葱,
峭壁悬崖重复重。
任你风云多变幻,
红军来去影无踪。
村落沟旁一广场,
红军集合打城关。
缴获枪弹知多少,
旌旗漫卷凯歌还。
悠悠古宅不寻常,
孕育人间一缕光。
星火燎原花烂漫,
山前百里彩楼香。

玉屏四十二

宋佳男

龙潭出四里,鸣渠夹路潺。
吾尝步其巔,登高视山城。
峦峦峰峰拥,竹树阴漠漠。
班班林间鸟,袅袅余音烧。
鸣和相呼应,应答如笛箫。
清露迎新霖,绿叶洗朝风。

缅怀红京师,文酒邀高会。
微风动凉襟,晓气清余泪。
松峰三六九,终日对城阙。
其间樟与枫,倘腹论翁翁。
白露去朝晦,紫素来游泊。
玉龙势癫狂,泼墨洒滨江。
傲然城州间,气象压屏廓。
其后甯叠蛮,始识花山风。

飞梯泻天来,石亭忽开拓。
始疑茫鬼斧,浑沌凿神工。
尤奇深柏峰,隐见入奇幽。
人踪断攀缘,异物宜所托。
欲去但徘徊,顾瞻照绰约。
况逢秋雨霁,浓翠新染濯。
源泉游下逢,白发阑珊客。

凌霄花

王晓敢

这个舞台,已被嫣紫艳红点燃
是春天,还是盛夏?
你那星星般的流动,顺着
一个人字瀑,上升攀援
而身后是凌空苍茫,云海、天马、仙子
我侧耳倾听,你的奔涌翻飞,那
登攀的天籁之音:雪落缤纷
嵌入一个母爱花园
与一群唱响的孩子
簇拥
一片秋果、寄语、献辞
点缀于我们内心的深处